

南园行记

王金桥

大寒前夕,去了趟大南园。
一位长辈过六十岁生日。在乡下,过六十岁生日是件隆重的事。各路亲朋都会前往,祝贺寿星添福添喜、添财添寿。

大南园坐落在一个叫“三天门”的山麓,十几户人家,有从王家老屋搬出的,有从外地迁来的。家家新盖的楼房,两层或三层,装修考究,错落有致。

到大南园,先与长辈亲友寒暄一番。大家都很淳朴,即便多年不见,也依旧亲切如初。亲切的,还有王家老屋。

王家老屋,现在已没人居住了。屋前的电线桩上,有村委会抑或族人挂上的一块牌子:“大园古民居”。牌子很简单,内容很厚实。我怕以后会流失,详记于此:

大南园古民居坐落于岳西县青天乡道义村大园组,规划于清朝乾隆末期,至嘉庆初年建成,是深山区典型的徽派古建筑。原有建筑40余间,现存20余间。门楼有块石碑刻有三星,门前叠级台阶为五块长条石,寓意“三星照、五福来朝”。再叠四台阶至堂屋,是“明三暗五”老屋。门楼尚有壁画数十幅,正屋墙壁均由桐油石灰修缮,原有“东房西阁”窗棂均系良工巧匠精雕细刻而成。此地距鹤落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近,红军时期,高敬亭部、革命先贤滕治修、汪载阳曾常驻军此屋,宣传革命道路。当地群众积极参加革命,不少先烈献出宝贵生命……

十六年前,我在这老屋里娶到了心爱的妻子。那时,老屋里住着近十户人家,逢年过节办喜事,很是热闹。或许,这是我一直惦念老屋的原因吧。惦念的,还有屋前屋后的老紫薇、古栗树、望春花,以及对面的那条小河。

那条小河,源头是“三天门”。在进入大南园的一座小桥头,赫然有块“三天门瀑布”的指示牌。我们循河而上,探幽三天门瀑布。踏过一片田畴,小河在一农堰处逗留成一段清渠。水体透亮,波光粼粼,看着都觉得甜。渠边深深浅浅的河石下,藏着大家快乐的童年。再步行数十步,是片杂树林。杂树均匀修长,好像被梳理过,它们可是培植天麻的好材料。当然,也偶有奇形状,被藤蔓缠绕着的,在河边站成另一道风景。

穿过杂树林往上,河势渐险,风景愈好。河中散布着一点点一簇簇的绿。随行长辈说,这是石菖蒲。它属天南星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可入药,理气,活血,散风,去湿,还能治癫痫,痰厥,热病神昏,健忘,气闭耳聋,心胸烦闷,胃痛,腹痛,风寒湿痹,痈疽肿毒,跌打损伤。忽忆起,儿时曾挖过,晒干后送到药店换点纸笔钱。石菖蒲的根大多嵌在石缝中,特别倔强,不易起。终于弄清了,在冬日里它为何绿得那么精神,绿得那么任性。其实,石菖蒲做盆景,放置客厅或书房,也是耐看和见品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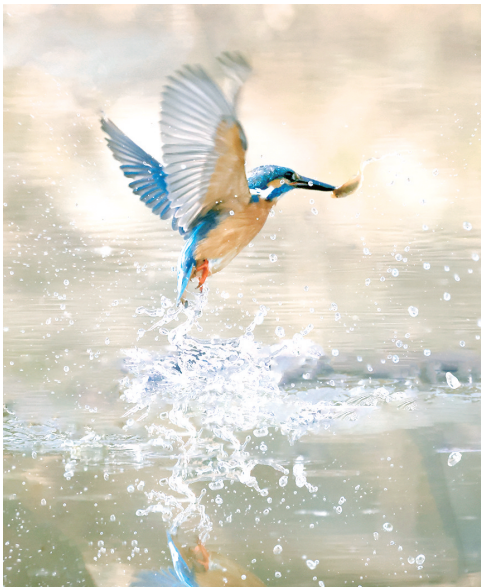
想到岳祖父,老人家已年近九十,性格开朗,精神矍铄。最难得的是耳聪目明,退休后一直坚持读书、看报、听新闻,还写诗。每月都有新诗出炉,每每家庭聚会开席前的节目,就是老人家即兴吟诗,掌声中的聚餐便多了几分文气。“大南园中赏东日,三天门下看西施。”妻子常在此时读出岳祖父的这两句旧诗。岳祖母去世得早,岳祖父与她感情笃深,赞其于诗。关于大南园和三天门的故事,大多随着这两句诗徐徐展开。每每此时,岳祖父总是很开心,笑得合不拢嘴。

回到县城,已灯火阑珊。蓦然回首,县城的家,也在一个叫“南园”的地方。岳母在车上说,我们今天跑了一个圈。

其实,人生就是在不断地画圈。但不论画多大的圈,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大南园。因为,那里是根。

昭化古城

刘安祥



身轻如燕 石晓红 摄

昭化,昔葭萌也,古葭国之都,汉三国之城。它位于白龙江、嘉陵江、清江三江交汇处,有“天下第一山水太极”自然奇观之美誉。境内古遗址、遗迹众多,民风古朴典雅。正前方不远处的河湾湿地,承天地之灵气,吸日月之精华。

昭化古城的嵯峨书记为了让我们更加了解昭化古城,特别安排了讲解员小胡女士为我们讲解。她介绍说:来广元不得不登剑门,也不能不来昭化。在剑门之上,可眺望巴蜀之险、中原之广。

昭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个特殊的古国。古蜀时期,开明九世杜尚将胞弟杜葭葭分封至此,成立葭国,亦名葭萌国。

随着杜尚与杜葭葭死去,古蜀与葭国之间逐渐脱离宗属关系。葭国遂以今昭化为核心,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权,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巴国结盟,站在蜀国的对立面。风云际会的古蜀时期,葭国是西南政局的风向标,它所在的这片土地,是决定巴蜀历史走向的神奇之地。

公元前316年,蜀国即将大军压境,葭国危在旦夕,葭侯于是引秦人入关。秦遂灭巴蜀,这里成为秦的领土。东汉末年,被曹操击败的西凉马超在走投无路之际,投入汉中张鲁的麾下。

碧山秀水映云霞,江竹炊烟对影斜。此时刘备引军入蜀,夺得葭萌,张鲁便派马超前去攻打葭萌关。他与张飞在葭萌城下挑灯夜战,不分胜负。后来刘备将其纳入麾下,成为五虎上将之一。这段马张二人的君子之战在三国历史之中被传为佳话。如果种子不死,一定在这里生长。

休养生息几年后,刘备发动汉中之战。他将葭萌县改为汉寿县,成为北取汉中的大本营。刘备去世后,蜀汉四相之一的费祒在此常驻,不幸遇害,归葬于此。

北宋时期宋太祖以“昭示皇恩,以化万民”,钦赐此地为“昭化”,这个名字于是永恒地留在了青史之中,其名也未再改变。两千多年的时光并未剥蚀这座古城的余韵,倒是一杯陈酿,日渐浓香。这座城浓缩了中国地方政权连续的建置史,它立身于现代文明,却根植于历史文脉之中。

听了讲解员小胡的沿途介绍,我似乎在欢乐的山野骑着马,采摘着花。昭化古城的历史烟云,战争的金戈血拼,阴阳妙合,自然天成。

当我们登上古城楼最高处时,好像有这样的意境和感受:闲来登高楼,把酒黄昏后;虽幕花正艳,难插美人头。

昭化古城,川陕路上一颗最靓的珍珠;广元市最美的后花园。名山胜水,奇石异洞,天蓝云淡,处处精彩,堪称人间仙境。

望江豆丝

金媛媛

搬到县城五年多了,孩子还是时常想着要去鸦滩镇吃豆丝。炒豆丝是他小时候常吃的早餐,他怀念那个味道,其实是怀念那十年的小镇生活。

对于豆丝,我也是有情结的。小时候,摊豆丝是一件值得期盼的大事。秋收农忙过后,五谷归仓,棉花也全部摘回。棉花杆是很好的硬柴,而生火最好用的是松针和稻草。农活轻闲,物资丰盛,乡亲们的心情轻松了很多。这时候,家家户户就开始酝酿着摊豆丝了。

豆丝以绿豆、大米等为原料,磨碎成浆,在锅里摊成皮,再切成丝。做豆丝就是按一定的比例兑以绿豆。绿豆是前一天就浸泡好的,以便脱壳。绿豆兑得越多,磨出的浆汁越好看,最好看的是青葱的隐绿。但绿豆的产量很低,乡亲们都不舍得多放。豆丝做好后,孩子们听从大人的吩咐去邀请亲朋好友:“我家今天摊豆丝,我妈让你们晚上来吃!”是上门邀请,显得格外隆重。

暮色渐浓时,奶奶和妈妈才能将一切准备妥当,然后架起平时不怎么用的最大的铁锅,清洗,烧灶。火旺了,奶奶用晒干的丝瓜瓢沾些香油在锅里抹开,然后舀一瓢浆放进锅里,用一枚很大的专用贝壳向四周抹开去,摊匀,两分钟后一张豆丝皮就熟了。摊豆丝最需要注意的是火候,火大了,容易糊,火小了,豆丝则不够劲道。我站在旁边看着奶奶熟练地用双手揭起那层薄薄的豆丝皮放在米筛上,心里总是惊叹不已:不烫吗?那么大那么薄,怎么一点也不破呢?豆丝置凉后,在案板上叠成一本书的样子,这个流程通常都是我和妹妹来做。不消半日,叠好的豆丝就摞成很高的一垛,散发一阵阵豆香和米香。然后再切成丝,摊开,待天气晴好时晒干,可以储存很久。

一个夜晚,我从二伯家回来,穿过林间小道时,远远看到自家的烟囱里冒出很多“小星星”,跟平常所见的袅袅炊烟不一样。驻足观望很久,心里跃动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奇妙的快乐。后来我弄明白了,那种“小星星”在烟囱里升起,是因为土灶里有硬柴在持续燃烧,平日里的那种软柴火则是冒不出来“星星”的。当土灶里柴火生起,灶台边雾汽蒙蒙,亲朋好友、左邻右舍,都忙得不亦乐乎。小小院落,柴火升腾的呼呼声,切豆丝的嚓嚓声,孩子们的欢笑声,小猫小狗打架的喵呜声,屋外寒气逼人,屋内温馨无比。

在望江,坊间炒豆丝是很有名的小吃。豆丝切细,放上腊肉或香肠,再加点蒜段,真是令人百吃不厌。我爱吃豆丝,可我小时候妈妈总是不让多吃,说吃多了不容易消化。豆丝的吃法多种,有汤豆丝、干豆丝、炒豆丝等。我最爱吃的就是刚出锅的热豆丝,不用切丝,整个饼子卷在一起,洒几点芝麻油,喷香无比。母亲最常做的是汤豆丝,将晒干的豆丝洗净浸泡,锅里放油烧热,下入肉丝和大蒜苗爆香,而后加入冷水,水开后,便可以下入豆丝和小青菜,稍煮片刻,便可调味出锅。冬天的时候,这样的汤豆丝最能暖身心。